



大别山的儿子

解放军出版社

大别山的儿子

湖北省军区政治部

解放军出版社

大别山的儿子
湖北省军区政治部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北京平安里三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京辉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8⁵/₁₆印张 190千字
1987年3月第一版 1987年3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13,000
统一书号, 10185·160 定价: 1.70元

序

《大别山的儿子》一书，是写罗厚福同志奋斗历程的，即将出版了，湖北省军区的同志要我写几句话，作为序言。

大别山有着光荣的革命斗争历史，它培育了成千上万的英雄儿女，罗厚福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个。我和罗厚福同志曾多年在一起战斗和工作。早年我们同在红四方面军转战于鄂豫皖地区。一九三二年秋，我随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西征，他留在大别山和高敬亭、张体学、何耀榜、刘名榜等同志一同坚持游击战争，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同敌人作战。抗日战争初期，我和周志坚同志率领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大队挺进到大别山，同罗厚福、程坦、贺建华等同志领导的六大队会合，老战友久别重逢，非常高兴。新四军五师成立时，他任十四旅旅长，后来去第一军分区当司令员。一九四六年，中原解放军突围后，他奉命留在鄂西北坚持斗争，直到全国解放。罗厚福同志曾长期在大别山独立坚持斗争。在远离主力部队的情况下，他服从大局，听从指挥，高举红旗，英勇战斗，为革命贡献出了宝贵的青春年华，在大别山地区人民中间享有很高的声誉。解放初期，我们又在湖北军区一起工作好几年。他逝世后，我们许多老同志常常讲起他，至今难以忘怀。

罗厚福同志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一生。他对党忠贞不渝、对人民鞠躬尽瘁的思想品质和不屈不挠

的献身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现在出版《大别山的儿子》一书纪念他，表彰他的功绩，宣传他的革命精神和优秀品质，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相信广大读者会从这本书中吸取精神力量，继承和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中华民族的兴旺发达，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努力奋斗。

李 先 念

一九八六年十月

目 录

1. 仇恨的种子	1
2. 云梦城的梦	7
3. 故乡望北斗	13
4. 泪洒枣刺林	20
5. 不灭的火种	28
6. 火烧刘家河	34
7. 沉沉风雪夜	40
8. 夜袭卫家店	46
9. 挥泪斩小六	52
10. 晶莹的雪墓	58
11. 大龙山脱险	65
12. 血疑白雀园	72
13. 险渡大沙河	79
14. 智取李家寨	85
15. 巧引蛇出洞	92
16. 两万元法币	97
17. 争枪七里坪	105
18. 吕王城除奸	111
19. 智度界牌关	117
20. 蔡店出奇兵	124
21. 新集摆夜宴	136
22. 一双特号鞋	144

23. 深山秋叶红	151
24. 西进又东返	157
25. 威震摩天岭	163
26. 雪地足迹深	170
27. 武当赤子心	175
28. 会兵刘家集	180
29. 策马文殊寺	186
30. 同上黄鹤楼	193
31. 借用“陈大脚”	199
32. 除夕鞭炮声	205
33. 特殊的任务	211
34. 潇潇春雨中	220
35. 五百斤米票	225
36. 中将军的军礼	230
37. 举杯劝战友	237
38. 新春第一天	243
39. 房子的风波	248
40. 砥柱武昌城	253
41. 凜然战恶风	260
42. 最后的夙愿	266

1. 仇恨的种子

湖北省红安县老屋罗家，是老君山脚下的一个有几十户人家的偏僻的小山村。这里丘陵起伏，树木葱茏，山青水秀，环境优美。一九〇九年六月二十六日，在这个山村的一间破旧的茅屋里出生了一个婴儿，父母给他起名罗厚福。

罗厚福家几代都是种田人。父亲罗锦德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靠种田、卖散工养活一家五口，全家一年到头过着吃了上顿愁下顿的贫困生活。在罗厚福不满两岁的时候，母亲由于贫病交加而去世。幼小的罗厚福不得不由年迈的祖母抚养。祖母好歹把他拉扯到六岁，也病故了。姐姐被送给人家当童养媳，父亲带着罗厚福和比他大两岁的哥哥，相依为命，艰苦度日。

罗厚福的父亲性情温和，他教育自己的孩子为人要正直、老实，就是饿死也不能做亏心的事情。父亲的一言一行，在罗厚福幼小的心灵上打下了很深的烙印。他决心象父亲那样，做一个老老实实的人。

罗厚福天资聪明，又懂事，街坊邻居都喜欢他。父亲为了使他日后摆脱困苦的日子，不顾生活的艰难，送他到西张家的私塾读书。按规定，每个学生每月要交一斗米，这对连温饱都无保障的罗家来说，是难以支付的。父亲硬撑着，不顾命的打短工挣几个钱，同时向族长苦苦哀求，每年从罗家祠堂的祖业中要几斗谷子，才勉强交足学费。罗厚福知道自己能进学堂不容易，因此读书格外用功。农闲时一心一意上

学，农忙时就帮家中做田里营生。

罗厚福一年四季总穿着一身破旧单薄的衣裳，打着赤脚。教书先生和富家孩子看了，不是训斥他不守校规，就是嘲笑他家贫穷。父亲知道后，就连卖了四天散工，给罗厚福买了一双布鞋。罗厚福象得了宝贝一样，十分爱惜。上学时穿上，走出校门马上脱掉。

一次，因为给父亲帮完工急着上学，他忘了穿鞋，赤脚来到了学堂。一个地主家的“相公”，当着教书先生和许多学生的面嚷着：“穷鬼，又打赤脚来了，读不起书就莫在这里丢脸！”其他几个富家子弟也跟着起哄：“生就的泥脚杆子，哪配穿什么鞋子。”

开始罗厚福听着，并不理会。谁知教书先生向着富家子弟，竟不准罗厚福进教室。罗厚福再也忍不住了，小脸涨得通红通红，冲着教师和富家子弟问：“难道穷人就不是人？泥脚杆子为什么就不能穿鞋、做公事？不能读书？！”

“相公”认为在众人面前丢了脸，仗着老师撑腰，冲到罗厚福跟前，猛推一掌，把没提防的罗厚福推了一个趔趄，摔倒在地。富家子弟哈哈大笑，“相公”得意洋洋，双手叉腰，嘴里不干净地骂着。

罗厚福怒火万丈，平常受气受辱的事情一一浮现在眼前，他从地上“呼”地站起，象老虎一般向“相公”胸膛猛撞过去。“相公”仰面朝天倒在地上，哇哇大哭起来。罗厚福挥起小拳头，一边揍一边喝问：“你说，泥脚杆子为什么不能穿鞋？穷人为什么不能读书？”

老师从背后走过来，拧着罗厚福的耳朵，把他从地上拉起，“你小子吃了豹子胆了，你知道他是谁？罗老爷的小公子。”罗厚福歪着小脑袋看也不看老师一眼。

“去，快去，给罗少爷赔个不是。”老师嚷着。

罗厚福站着，一动不动。被打的罗少爷一脸泥水，仍在一旁干嚎着，声言要告诉爹爹。教书先生一听慌了手脚，连忙上去，用衣衫替罗少爷揩干净脸上的泪痕，一个劲儿地赔不是：“少爷息怒，息怒，看我严惩罗家的穷小子，给你出气！”教书先生说完，取出铜戒尺，让罗厚福伸出手来，用尽全身气力狠狠打下去。

罗厚福咬着牙忍着剧痛，昂着头根本不看教书先生。

“你说，”教书先生气喘吁吁，“给不给罗少爷赔不是？”

“不去，”罗厚福说，“我没错。”

教书先生又是几戒尺打下，罗厚福的身子不由得抽动一下，但很快又立稳了。

“赔不赔不是？你说！”

“不赔，我就是不赔！”

戒尺又重重地打下，一下又一下。罗厚福的小手眼看着红了，肿了，狠心的教书先生仍不停手。富家子弟们在一旁笑着，叫着。教书先生大汗淋漓，他瞪着罗厚福。罗厚福也瞪着他，眼睛里喷射出愤恨的目光，薄薄的嘴唇被牙齿咬破了，滴着血。教书先生的手软了，也许是怕了、累了，也许是良心受到了责备。罗厚福慢慢地缩回手，恨恨地转过身，昂着头走了。

罗厚福两天没到校，饿着肚子在田野里转悠。四月阳春，山是绿的，水是绿的，田野是绿的。他在田埂上毫无目的地转着，天真地想：为什么那么多农人一年到头勤耕苦做，到头来吃不上一顿白米饭，穿不上一件囫囵衣？为什么罗老五一年到头不下田，手脚从来不沾泥，却住大庄园，吃白米饭、包子肉，周围湾子里那么多人都种他的田，都服他

管？要是我能有那么多田，有那么宽的房，我就分给穷伙伴，让他们天天都吃上白米饭，狍子肉……他走着想着，不知怎的又来到学堂门口。教室里传来读书声，使他想起罗公子的那副凶蛮相，教书先生那闪亮的铜戒尺，不由得抬了抬肿胀的右手。一阵阵钻心的疼痛使罗厚福面色腊黄，头冒冷汗，他猛地拣起一块碎砖头，对准教室的窗口，狠命地扔了过去，然后转过身，愤愤地离去了。

罗厚福从此退了学，给本村一家地主当了放牛娃。

但是，罗老五并不放过年幼的罗厚福。大管家罗三丁领着狗腿子来到罗锦德家。

罗三丁一把揪出罗厚福，不由分说，劈头盖脸就是几耳光，接着用力一推，罗厚福摔倒在地，脑袋碰在石头上，鲜红的血流了一摊。

罗锦德赶过来，顾不得头破血流的儿子，连忙给罗三丁赔不是。罗三丁睬也不睬，照着罗锦德又是几耳光。

罗厚福从地上爬起来，不哭也不叫，发疯般地扑向罗三丁，一口咬住他的右手。罗三丁惨叫一声抽回手，狠命地向罗厚福打去。罗厚福躲过拳头，勾着脑袋向对手的小肚子撞去。罗三丁站立不稳，仰脸倒在地上，嘴里嗷嗷乱叫。狗腿子们围过来，把罗厚福按倒在地，木棍、皮鞭、拳头一齐打过来。

罗锦德不忍小儿子遭此毒打，爬过来跪在地上向罗三丁不断地求情：“罗家二爷，饶了他，饶了他吧！”罗三丁喘着粗气，又把罗锦德踢翻在地。罗锦德又爬起来跪在地上。湾子里的人都围过来，几个年长的伯伯、婶婶们也都苦苦求情。

罗三丁打累了，这才住了手，冲着罗锦德嚷道：“好你个

吃了豹子胆的穷娃子，你们全家都给老子跪着。”他斜眼扫了众乡亲一眼，“么时光罗大爷气消了，么时候起来”。

年近五十的父亲和哥哥无奈，只得在大太阳底下跪下，罗厚福却站着，死也不跪。狗腿子把他按倒在地上，他又挣扎着起来。父亲几乎是在哀求：“福娃子，快跪下，莫再闹了，咱们穷啊！”罗厚福一拧脖子，冲着爹爹和哥哥大声嚷着：“你们愿跪就跪，我就是不跪，死了也不跪！”

罗三丁见状，狞笑着：“好，那好，你小子有种，老子马上退了你家的田，让你们喝西北风去！”

一听说退田，罗锦德浑身直哆嗦，把头在地上磕得砰砰直响，“罗家二爷，千万莫退，莫退，退了田，我们全家就断了营生，么样活啊！”

罗三丁咆哮着，“么样活？不活，生就的饿死鬼相，早死早托生！”

罗锦德还是一个劲儿地磕头。

罗厚福走过来拉着爹爹，冲着罗三丁：“退田就退田，爹爹，哥，起来，咱们退！”

罗锦德瞪着小儿子，突然一个巴掌打过来：“你这个小畜生，罗家真是造了孽啦！”

罗厚福捂着被打红了的脸颊，眼里噙着泪水，他不理解父亲为什么这样？过了几天，罗老五果然退了田。眼看着绿油油的秧田、黄灿灿的油菜地被罗老五收去，父亲急得嚎啕大哭，病倒在床上。罗厚福不以为然，他对爹爹说：“莫急，我自 lawful 法子，养得起你！”

从此，罗厚福跟着人家学起了宰羊。帮别人杀一只羊，主人管一顿饭，还给点工钱。哥哥给人家打散工，也能挣几个铜板。就靠着这点钱，父子三人熬过了春天，混过了

夏天，度过了秋天。冬天到了，无羊可宰，罗厚福又学着做豆腐。他力气大，又聪明，一天能比别人多做几道豆腐，挑到四乡去卖，换回几个钱，艰难地度着日月。常常太阳落山了，罗厚福还挑着豆腐担子晃动在山间小道上。等我长大了，一定杀了罗老五，再杀罗三丁，为爹爹出这口冤气，为穷乡亲们撑撑腰杆子……他在心里默默地说。

2. 云梦城的梦

一九二七年初春的一天早晨，老君山脚下老屋罗家的土路上一前一后地走着两个青年，后面跟着几个送行的人。村里乡亲们望着这一行人往村外走去，禁不住议论纷纷。

“那不是罗家的伢子厚福么？”

“是哩，他这是要往哪儿去哩？”

有那爱打听的，冲着罗厚福叫起来：“厚福哇，出门哪？往哪里去呀？”

“投北伐军去！”罗厚福喜滋滋地答了一句。

听说罗厚福要去投北伐军，乡亲们的兴趣更浓了，你一言，我一语，越发扯得热火起来。

“投北伐军？厚福伢子这是要去吃军饷啊！将来怕有大出息呢！”

“有么大出息哟！好铁不打钉，好汉不当兵，军饷是那好吃的么？”

“听说北伐军和别的军队不一样，不打穷苦人，不害老百姓，是好队伍啊！”

“听说归听说。从打李闯王以后，大别山里几时来过不害百姓的队伍哟……”

乡亲们的议论，一句句传进罗厚福的耳朵里，也传进了为他送行的父亲的耳朵里。父子俩心里都暗暗想着心事。

在父亲看来，儿子离乡背井出门去当兵，是不得已的事情。明知道当今世道凶险，岁月不太平，出门的饭难吃，特

别是扛枪当兵，更是险上加险，脑壳系在裤腰带上。可是，又不得不冒这个险。不管怎样，当了兵总有口饭吃，有身齐整的衣服穿，就是打仗打死了，也总算吃了几天饱饭，不当饿死鬼了。要是祖宗能保佑，神仙能显灵，枪子儿打不到儿子身上，三年五载，混出个样子，不求出人头地、耀祖光宗，也比守着这穷家破屋出息多了。想到这里，老人那愁苦的脸上不禁露出了一丝苦笑。

然而，罗厚福跟父亲想的可不一样，他对自己此行从军所抱的指望，远比老人所期望于他的要多得多，也大得多。他已经十七岁了，早把自己看成一个堂堂的男子汉，不安于再厮守着这穷苦狭小的山村，希冀能到山外的大千世界中去，做当今有出息的男子汉所该做的事情：走南闯北，扛枪打仗，杀富济贫，铲除豪强。那该有多痛快！比在家里吃糠咽菜，挨欺受压，过没天没日的苦日子，不知强多少。有朝一日，把队伍拉回来，把附近湾子里专门欺压穷人的坏蛋统统都宰掉！哼！等着瞧吧！罗厚福踌躇满志，仿佛已经看见了自己穿着军装，扛着钢枪，威风凛凛地带着队伍开回到家乡来的情景。想到此，他全身都是劲，恨不得一脚跨到军营里去。他转过身，对父亲说：“爹，别送了，回去吧。”

父亲住了脚，浑浊的双眼久久地望着儿子。目光里含着疼爱，含着祝福，含着期待，也含着不安。儿子这一走，是祸还是福，他说不清楚。此时此刻，他多少有点恨自己没本事，不能传给儿子一份丰厚的家业，只能让心爱的儿子出去混口饭吃。让儿子出去闯吧，兴许能闯出个样子来。他的嘴唇蠕动了半天，才说出一句话：“儿啊！多加小心哪！”

“爹，你就放心吧！”罗厚福仍是喜滋滋的，无一丝离愁。“到了队伍上，我就给你捎钱回来，听说一个月有好几块

钢洋哩！”说完，罗厚福拉起与他一同前去投军的一个同乡，踏上山间的弯弯小道，快步往山外去了。

云梦县城里驻扎着鄂军独立军一旅。该旅是北伐军中比较腐朽的一支队伍。大操场上，一队队士兵正在进行操练。一名军官领着两个身穿土布衣服，肩挂蓝布包袱的青年从操场上穿过。两个青年望着正在操练的队伍眉开眼笑，羡慕不已，不时地指指划划，交头接耳。这两个青年正是罗厚福和他的同伴。两个人离开了家乡，跋山涉水，晓行夜宿，饿了啃干粮，渴了喝塘水，磨破了鞋，跑酸了腿，东打听，西询问，总算找到了他们朝思暮想的北伐军。两人跟着那军官从操场上穿过，看见什么都感到格外新鲜。莫说别的，就是那一队队士兵们身穿的清一色的灰军装，就叫他俩感到够开眼的了！他们恨不得马上脱下身上的土布衣服，换上那神气的灰军装，加入到操练队伍里去。然而，带路的军官并没有满足他们的愿望，而是领着他们穿过操场，走进一个不大的院子。

“王连长在吗？”院子里没人，带路的军官进了院先自叫了一声。

“谁呀？”屋里传出一声娇滴滴的答腔，是个女人的声音。

“是我，有公事找王连长。”

“等着，还没起床呢！”

“这小子准是又打了一通宵麻将！”那军官骂了一声，从兜里摸出一支烟点着，悠闲地在院子里转着。一根烟抽完了，才见那屋子开了门，一个彪形大汉睡眼惺忪，披着军装走出屋来。那军官忙指着罗厚福二人说：“快过来，这就是王连座，你们的长官，今后，你们就是他手下的人了！”

“好！好！”罗厚福憨厚地点点头，心里高兴得不得了。

然而，那王连长却毫无表情，脸上一点笑意都没有。他也斜着眼把罗厚福二人上下打量了一番，扭脸对那军官说：

“你他妈的尽把些要饭的往我这儿送，人头一个劲地加，饷钱一个劲地扣，再这样下去，叫我们特务连喝西北风去呀！”

“哪里哪里，”那军官一副笑脸凑向王连长，“这两个新兵你收下，我回头就上军需处注上册，饷钱按人头给。这下子，你每月又到手十二块大洋呀！”

“唔，这……这还差不多。”王连长总算有了点笑容。

“那这两小子就交给你啦！”那军官向王连长招呼了一声，出门走了。

王连长又看了看罗厚福二人，扭脸喊了声“勤务兵”，应声从一旁屋里跑出个小小个子兵来。王连长指着罗厚福的同乡伙伴说：“你把他领到三排长那儿去，就说是补给他的新兵。”

“是！走吧。”小勤务兵过来领着罗厚福的伙伴也出了门。

罗厚福见院子里只剩下自己，性急地问：“连长，那我呢？”

连长根本不答话，冲屋里喊了声：“喂，你出来一下。”

罗厚福一看，只见从屋里走出来个披头散发、约莫二十多岁的女人来。看样子，是连长的老婆。

王连长指着罗厚福对那女人说：“你看这小子，身高膀大，有的是劲，给咱带孩子怎么样？”

那女人瞥了罗厚福一眼，撇了撇嘴说：“种田的，土里土气，手硬的象石头，给我带孩子，莫划疼了我宝贝的嫩肉肉哟！”

“那就让这小子给咱打粗活吧！”王连长又说。